



四海仁源文库

总策划 林建法

FOCUSING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WRITERS

A DIALOGUE: SOUL TO SOUL

# 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

## 灵魂与灵魂的对话

林建法 徐连源 主编



浙江文艺出版社

Zhejiang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四海仁源文库

总策划 林建法

FOCUSING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WRITERS

A DIALOGUE: SOUL TO SOUL

# 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

## 灵魂与灵魂的对话

林建法 徐连源 主编

浙江文艺出版社

Zhejiang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灵魂与灵魂的对话 / 林建法, 徐连源  
主编.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4.4  
ISBN 7-5339-1930-0

I. 中… II. ①林… ②徐… III. ①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06477 号

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灵魂与灵魂的对话	
林建法 徐连源 主编	
责任编辑 鲍 娴 责任校对 许红梅 设计制作 夏季风工作室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电邮: Zjlap@mail.HZ.ZJ.CN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16 字数: 661 千 插页: 2 印张: 39.25 印数: 0001-5000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9-1930-0/I·1643 定价: 49.5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韩少功

# 序

这本书是三方对话，一方是批评家，一方是作家，一方是编辑家——其实编辑家身兼二职，既有批评也有创作，只是把批评意见和创作修改构想都写进了稿笺，融入别人署名的作品之中，隐在出版物的万千气象之后。

三方均为文学的生产者，但各有所司，各有所专，具有不同的实践历程与知识视角。因两位主编的促成，他们相约于此书，聚谈于千里，以文解人，以人证文，算是一次借助笔墨的近距离交流。自九十年代以来，文学热潮渐退，文学活动趋少，圈内人见面机会不如从前，倒也有一份相忘于江湖的散淡和自在。即使有缘把臂，似乎也鲜有八十年代那种激情的切磋和争论，鲜有团队战友式的同仇敌愆与甘苦相知。时光飞逝，八十年代的朴质和浪漫俱往矣，九十年代显得更加成熟，也更加世故；有了更多的独立，也有了更多的疏离——人们相会之际仍能妙语连珠大笑生风，只是文学话题越来越少。扑克、古董、保龄球、养身术、流行笑话、欧洲杯足球赛，正在占据文学原有的位置。

是文学已经谈完了吗？或者说，成天表现出初恋式的亢奋，这样的文学反而涉嫌小儿科的弱智和多动症？

生活是文学的母胎，而九十年代以来的生活正在模式化。作为知识经济和出版大国的受益者，文人们眼下大多有了中等阶层的滋润日子，房子住大了，家具换代了，职称升高了，赴宴与出镜也多了，穷乡僻壤和穷街陋巷的往事已经模糊。屈辱生涯成了透支的自叙，现实中的同类事态则大多退出了视野，远离真皮沙发侍候着的神经末梢。文人们终于有了应有的幸福，但幸福



的代价,是他们从各个社会层面和各种生活经历中拔根而出,不再是来自遥远现场和鲜活生命的消息报告人。他们大多被收编到都市白领的身份定位,不经意中已被训练出通行的消费习惯,连关闭电视后的一个哈欠,也有差不多的规格。正像俄国老托尔斯泰说的:幸福者有共同的幸福,不幸者有各不相同的不幸。他们正是因为幸福而变得彼此雷同,与圈内人的相见,差不多是镜中看到自己改头换面,差不多是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体验戴上假面前来握手寒暄——你好呵,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来一次掏心剖肺的深谈,能获得几多惊讶?

观念是文学的种子,而九十年代以来的观念正在流行化。据说有人已宣告苏联解体以后历史的终结,实际上是指对历史的认识已经终结。怀疑到此止步,批判逾期作废。善与恶,独与群,意识与潜意识,现代与前现代……这一套知识已经构成了圆通而严密的解释体系,成了完全够用的几把尺子,似乎足以测试世界上任何悲剧或闹剧,足以勘定我们身边任何一个人。对于有些文人来说,他们不再能用生活孕育思想,就只好尾随大街小巷里的众口一词,把自己的脑袋交给流行媒体上的浪潮起伏。即便还偶有商榷,也多是我用这把尺子时你刚好用了另一把,或是我从下量时你刚好要上量,我量左边时你刚好要量右边——度量的标准本身并无大异。一本流行的哲学或经济学,常常批发出太多相似的观念、口吻、修辞手法以及衍生读物,传染病一样改变着文学,使太多言说变得似曾相识又无迹可求,使八十年代开始的个性解放,终于会师于某些脱口而出的共识和套话。事情到了这一步,交流岂不是有点多余?研讨会、报告会、名人对谈等等是不是热闹得有点空洞?

新时期的中国文学步入中年,有了中年的厚重也有了中年的迟缓,有了中年的强健也有了中年的疲乏——生活模式化和观念流行化不过是常见的文明病,是现代社会里文人被专业化、科层化、利益体制化以后新的危局和挑战。在这个意义上,文学要永葆青春,就得再一次走出围城,再一次向广阔的生活实践和敏锐的知识创新开放,再一次把自己逼入社会改造和人生求索最陌生和最危险的前沿。事情得从头开始,甚至得从文学以外的功夫开始。眼下这本《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为文学带进了很多新的面孔,也带进了很多新的话题和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开放的意义和前沿的意义。作为读者之一,我把它看做一扇缓缓打开的大门,引我进入围城之外新的风光。

2003年8月

◎陈思和

## 序：文学是一种缘

我多年在课堂里讲授二十世纪的文学史，总是有一种感觉，每一个时代的文学是由不同的作家群所构成，而每一个时代的作家群体的构成形式却是不同的。如果以同一种视角去把握文学史走向，总是难以真正切入文学的要害。譬如说吧，二十年代的作家群体基本上是以文学社团来分类的，什么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社、语丝社、浅草—沉钟社、南国社等等，大致也可以了解整个文学的特征与走向；但是到了三十年代，文学社团风流云散，除了左翼文学运动外，还有许多创作群体很难以政治上的左和右来概括。但是随着文化市场的兴起，有两类机构基本上凝聚了文学：一是出版社，三十年代的出版社的同人性质极为分明，也有特色，像北新、新月、现代、开明、文化生活、良友等，都团结了不同的作家群体；还有就是高校，特别是北京的几个高校，几乎形成了京派文学的基本阵容。但是出版社与学校都是流动型的，要比社团复杂得多，一般史家也懒得去琢磨；抗战以后连出版社和学校也难以办下去了，文学开始以地区来重新划分地图，大后方的国统区、沦陷区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等分流了全国的作家与文学。1949年以后，台湾还一如以前的社团流派带动文学，而大陆基本上则无流派和作家群体，除了有公开发表的文学创作与潜在写作之别外，文学只能以创作题材分出作家的不同特点来；直到“文革”后的八十年代，新的创作思潮才重新澎湃于文学领域，以思潮来管窥文学走向大致不为过，但在八十年代末以后文学思潮基本散尽，九十年代以后文学进入了无名状态，再难以命名概括。

但文学还在发展变化,总还会有人来观察、研究或者分类当下的作家群体,我以为建法兄编辑推出的《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正是这样一种学术的努力。建法兄身为杂志主编,本来只需要推出好文章,就算是尽了一个优秀编辑的责任,但是他并不以此为满足,他用他所寄予了理想色彩的杂志来规划中国当代文学,推荐什么舍弃什么弘扬什么,只要翻开他的杂志就一目了然。而“面面观”是他所主持的一个系列性的题目,也是他的杂志里的主打内容。他强调的是文学的“灵魂”,上一本“面面观”的书名是《寻找文学的魂灵》,而这一本书名是《灵魂与灵魂的对话》,不知是否建法兄在编上一本书时还没有找到他想找的“灵魂”而这一本成书时他发现已经找到了,或者虽然有了踪迹还是模糊,需要在对话中继续来体会和揣摩?总之,我觉得建法兄是越来越自信了。《当代作家评论》不是一个同人刊物,但是一个极有独特理念的文学期刊,它所提供版面为之评论、宣传和推荐的作家的具有鲜明的同一性。不妨这么说,在这个群雄逐鹿的文学春秋里,因为有了《当代作家评论》这么一个杂志,使文学领域分出了一道鲜明的阵线,推涌出一个意识极为鲜明的作家群体,也许这些作家并非是同样的理想和精神色彩,但由于杂志的加入使他们同气相求。建法兄远在关外北国,却每过数月就要风尘仆仆南下开设“小说家讲坛”,推动小说家与读者的对话,在作家的选取上他有极为鲜明的主体要求,当他在他的理论杂志上读到一个个当代作家的高亢激越之声时,就会禁不住地想到一句前人所言:使无公在,更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大约文学杂志能够参与到当下文学建设,建法兄是一个很有个性的榜样。

当然,像《当代作家评论》这样的杂志远非独此一家,但是,作为一家理论杂志而非创作杂志,它的主体作者群是评论家而非作家,一般总是学院式的高高在上,对当下的文学充满了冷漠与敌视;而像《当代作家评论》那样满腔热情地直接参与到作家的文学活动中去,团结作家、凝聚作家、推动作家,在当代文坛上实在是难能可贵。它是携带了一大批评论家的能量在活动,给作家带去了新鲜的信息和不同的声音,使作家的创作与评论家的关注形成一种互动的纽带,而杂志,恰恰成为两者互为作用之间的一座桥梁。我们可以看到,建法兄对批评家的选择也是极为严格的,经他认可以后他会全力地推荐和帮助那些刚刚走出学院之门的年轻的评论家,帮助他们洗去思维里和文章里的经院式的蠹虫和自以为是的斑迹,引导他们如何成为一个对当代文学创作有益的人。我看到我的许多年轻的朋友都在《当代作家评论》上无所顾忌地发表宏论,自由到可以一期发表四万字的长篇大论,也惟

有在这样优厚的环境里，青年评论家们才能系统形成自己的评论个性和风格。虽然我觉得，一代作家有一代评论家相辅相成，共同的语言比较相切，而隔代的批评总有隔靴搔痒之处，但反之，也会有新鲜的理解和新鲜的阐释，使文学创作能不断产生新的意义而与时俱进。建法对于评论阵线和作家阵线的选择和布局，我以为是很有个性的。

这一本“面面观”是以评论家与编辑为对象的对话，与之对话者是作家或者批评家，我以为首先是有意思，其次是加入了编辑的身份使这个话题更加有意思。九十年代文学处于无名状态，但作家们并非是瞎子摸象，而是在文化市场与杂志编辑的运作下寻找着自己的栖身地和起步地，这个时候文学杂志对文学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长期以来，文学杂志被国家统制管理，只是作家协会管辖下的一个发表文章的地方，并无独立的理想追求和审美追求，要求所发的声音是一个调门。直到八十年代开始，才有不同之声音的民间刊物在异端旗帜下浮出水面，九十年代以后，杂志在市场运作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考验，但同时也逐渐锻炼出一批真正有理想有追求的杂志编辑，他们以杂志为阵地，艰难困苦地寻求和凝聚文学的“灵魂”，逐渐形成了《收获》、《花城》、《钟山》、《十月》、《上海文学》、《北京文学》、《作家》、《山花》、《天涯》等具有不同特点却又有相似追求的文学刊物的一方阵线，他们在维护文学事业的严肃性和纯粹性方面都力所能及地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当然，文学创作是多元发展的，我这里所举例的仅是其中一部分杂志的追求目标，但是建法兄还是有独特眼光的，在《当代作家评论》上热情推荐的杂志和杂志的编辑，都是经过了他的法眼所定。显然的是，这一本“面面观”打开了文学的界线，为他所倾心的当代作家、评论家和文学杂志编辑建立起一个广阔的学术性的平台，似乎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让他们“走到一起来了”。

我在这里在论述作家、评论家和编辑时都使用了一个词“阵线”，其实我是很不喜欢这个词，因为它含有战争文化的色彩，而战争文化又是我所向来力排的一种旧观念。但是这回我是急不择词，如用“群体”吧，似乎范围还是太小，“流派”吧，也算不上。这个样子有点像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鲁迅晚年时聚集在他周围的青年作家和编辑，很难用一个“群体”来涵盖他们，但他们彼此间又确有相似的追求。他们并非一个组织一个派别，也不是一个创作的流派，但是以鲁迅为旗帜，他们努力着、工作着、活跃着，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学的真正灵魂。在一种混乱的文化局面里，我想不出除了用“阵线”来形容它的状况，还有否更好的词。记得有一次我在日本一桥大学里演讲知识分子的民间岗位意识，著名学者木山英雄先生问我：“岗位”一词来自军事术语，





是否符合你的初愿?我无以言答。但事后想想,真是无一词能取代我理解中的“岗位”的意思。也许,在我的潜意识里,战争文化的阴魂仍然徘徊在其间吧。

不过我还是勉强想了一个词来取代“阵线”,那就是缘分的“缘”。文学是一种缘,是一种人与人之间要求心灵相通的追求,文学为了人类的沟通而存在,尤其是文学工作者普遍感到寒冷与孤独的今天,更加需要有不同的声音彼此间互相安慰、互相倾听和互相鼓励。当然,不同的精神需要会形成不同的缘分,以此来吸引和凝聚不同的群体走到一起,以此形成文学的多元格局。我不知道,无名状态下的文学是否能以这样一种不同的“缘”来重新聚散作家、评论家以及文学杂志的编辑,重新整合当下的文学走向和发展。但我想起前不久因解读张爱玲的小说而无意接触到的一首《诗经》里的民歌: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相传这不是一首情歌,而是战场上的歌。这其实说的也是一种缘,“与子成说”,就是对缘分的誓约,或者是对缘分的书写,在“死生契阔”的大背景下,文学,我们也要对你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不知道,建法兄辛苦建构的灵魂与灵魂的对话平台,是否也是这样一种含义呢?

2003年12月19日于黑水斋

# 目录

CONTENTS

- 韩少功 序/001  
陈思和 序:文学是一种缘/003



## 作家眼中的批评家

- 于 坚 新青年谢有顺/003  
张 炜 半岛的灵性  
——读张新颖有感/007  
谈瀛洲 语言本源的守护者  
——部元宝印象/010  
刘 恪 批评的风景  
——吴义勤印象/015  
艾 伟 崇高或诙谐  
——洪治纲印象记/020  
李 洱 高眼慈心李敬泽/023  
张 炜 读张清华的评论/028  
贾梦玮 我的朋友王彬彬/031  
朱文颖 假面与良知  
——吴俊印象/035  
荆 歌 二人转里的评论家/040  
朱文颖 “瞎子摸象”话王尧/043

**当代编辑家**

- 李修文 一个人和一段旅程/051
- 张 生 从1983年开始的旅程  
——程永新编辑思想漫议/058
- 潘 军 关于田瑛,想到就写/066
- 蒋子丹 结束时还忆起始/072
- 王 尧 远观蔡翔/084
- 蔡 翔 有关“杭州会议”的前后/088
- 李 静 良心的疾病  
——关于编辑家章德宁,兼及文学期刊的可能或不可能/094
- 黄发有 原创 拒绝 远行  
——赵本夫和《钟山》/104
- 刘 恪 高原心灵  
——编辑家何锐素描/112

**批评家笔下的批评家**

- 孟繁华 为了批评的正义和尊严  
——评谢有顺的文学批评/127
- 周立民 表达的焦虑  
——漫谈张新颖的文学批评/137
- 季 进 当代文学批评的学院品格/147
- 谢 波 见证与追问  
——吴义勤的文学批评/156
- 李咏吟 批评家的责任与正义意愿/167
- 张清华 这就叫天花乱坠  
——关于批评家的李敬泽/180
- 周海波 诗与思想的理性之路  
——关于张清华及其文学批评/190
- 杨 颢 知识分子临场存在的方式  
傅元峰 ——王彬彬批评读解/199

- 赵淑平 个案的意义  
——从吴俊的文学批评说起/208
- 贺仲明 批评的美丽  
——汪政、晓华批评论/217
- 张光芒 知识分子的超越之境  
——谈王尧的文学研究道路与学术个性/225



## 批评家论坛

- 谢有顺 梦想一种批评/241  
先锋就是自由/245  
一九五七年的生与死/258
- 张新颖 学院空间、社会现实和自我内外  
——西南联大的现代主义诗群/275  
中国当代文化反抗的流变  
——从北岛到崔健到王朔/294  
路翎晚年的“心脏”/308
- 郜元宝 二十二今人志/319
- 吴义勤 难度·长度·速度·限度  
——关于长篇小说文体问题的思考/359  
告别“虚伪的形式”  
——《许三观卖血记》之于余华的意义/388
- 洪治纲 陷阱中的写作  
——论近年来的长篇小说创作/398  
丰饶的碎片  
——先锋文学聚焦之十四/419
- 李敬泽 圣杯骑士或一种“小说”/425  
孙犁与肯定自由/429  
山上宁静的积雪,多么令我神往!/436  
印在水上、灰上、石头上  
——关于“真实”/447  
“行走”:媒体故事/453
- 张清华 叙述的极限  
——论莫言/464



文学的减法

——论余华/486

王彬彬 毛泽东对丁玲命运和人格的影响/499

“城市文学”在当代的消亡与再生

——从《我们夫妇之间》到《美食家》/520

吴俊 九十年代诞生的新一代作家

——关于六十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作家现象分析/531

另一种门：麦城事件的发生场合

——我对诗人麦城的回忆和想像/545

汪政 论王安忆/562

晓华

汪政 新生代,我们知道多少/587

王尧 “最后一个中国古典抒情诗人”

——再论汪曾祺散文/595

矛盾重重的“过渡状态”

——关于新时期文学“源头”考察之一/602



**FOCUSING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WRITERS**  
A DIALOGUE: SOUL TO SOUL

# 作家眼中的批评家

■于 坚◎新青年谢有顺■张 炜◎半岛的灵性■淡瀛洲◎语言本源的守卫者  
■刘 恪◎批评的风景■艾 伟◎崇高或诙谐■李 洱◎高眼慈心李敬泽  
■张 炜◎读张清华的评论■贾梦玮◎我的朋友王彬彬  
■朱文颖◎假面与良知■荆 歌◎二人转里的评论家  
■朱文颖◎“瞎子摸象”话王尧





◎于 坚

## 新青年谢有顺

有一次在广州，谢有顺约我去他家小坐，指着茶桌上的一盘带壳花生说，吃点，是我老家产的。我剥了两颗来吃，味道很是特别。一吃就知道产地与我熟习的不同。那老家不仅产花生，也是谢有顺这个人的产地。小谢在那地方，度过了“连电灯都没有”的青少年时代，个人奋斗，上了大学，进入大都市，又成了批评家，书出了一摞，前年他得了个什么奖，广州那里的报纸就用“广东出了个谢有顺”这样的标题来宣传，很是了得。他家的茶桌上，不仅有泥巴未褪的花生，还有他正在翻的书，赛义德的《知识分子》、别尔加耶夫的《思想自传》什么的，都是当下思想界最时髦的读本。一般来说，人到了这个地步，多年不讲故乡方言，普通话越来越标准，产地就看不出来了，进入了波普尔所谓的世界3。这是二十世纪后期以来世界知识圈的风气，以国际化为荣。知识分子的新产地，是没有故乡的。一个虚拟的产地，讲的是德语、英语、汉语什么的，发音不同，词汇可是一样，甚至眼神、风度、气质和没有下半身支持的“我在牛津的时候”以及狐臭都大同小异。

但谢有顺不同，他依然是一个你可以感觉到他的产地的人，他总是有他自己的说法，他那个盛着什么“文学身体学”、“话语的德性”的盘子摆在知识分子的客厅里很是刺眼，倒也不是什么民族主义的土特产，但肯定与他的身体有某种关系，是生殖力旺盛的结果。我以前不认识他，有一日闲着无聊，翻一本杂志，偶然看见一篇评论，写的是贾平凹，说法很是新鲜，意思颇为别致而有依据，从来不看评论文章的我，居然看了进去，得到些智慧，就记住了



这个作者。后来去广州编《中国新诗年鉴》，他也是编委，就认识了。英俊且干净的青年，不夸夸其谈，不自以为是，也不人云亦云，没有批评家自小上图书馆养成审视、批判一切的居高临下的行业习惯，活力勃发的身体，谦虚，平和，可以交谈，可以商量。而且我很高兴的是，我在我那一代人里面习惯了的思想孤独，现在遇到了知音，可以谈谈了。他写了一篇文章，关于当代诗歌的，在诗歌界引起轩然大波，遭到怒斥：这个谢什么是谁，他有什么资格。意思就是我前面说的，他是有产地的，而且那产地在已经虚拟了公共产地的权威看来，简直不应当存在。一个有产地的批评家在中国真是罕见，文学界这种事情比较正常，例如凤凰的沈从文、白洋淀的孙犁、北京的老舍、沱江的李劫人、上海的张爱玲等。批评家的产地？我的观念还是古典守旧的，是年轻时代读尼采、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什么的得来的印象，最近读本雅明的《驼背小人》又增加了我的印象。我不太习惯这个时代批评界以没有产地为时髦的风气，我还是老老实实地相信，真正的批评肯定是有个原产地的，其余，不过是环绕着一垄花生的语词喧嚣而已。

谢有顺是一个喜欢去除遮蔽的人，这必须有一系列的活动，工具、力量、挖掘清除的运动，还要找准方位。他是一只鼯鼠，鼯鼠这家伙的别名是“地基破坏者”。我不想就此进入一个隐喻，来暗示谢有顺的批评成果，我还是要说他的身体，我相信如果一切只是从一张纸到另一张纸，必然有飘起来的时候，例如胶水过期，订书针生锈。我说他是一个“新青年”，也不是隐喻，他确实与以前耳熟能详的、纸上的、没有身体的、只是观念日日新的“新青年”不同。他脚踏实地，身体力行，我不举他都有些什么说法为例子，我相信那些说法如果有生命力的话，必然是它们有一个可以脚踏实地的产地。去除遮蔽，首先是作者本人在现实中的一个脚踏实地的行为，由此才升华为语词的活力。我的例子是，他最近主持《南方都市报》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具体工作，这不是一个隐喻，而是在“非典”猖獗的时期，多次进入广州机场可怕的候机楼，迎接每一个参加颁奖活动的来宾。我在一群严严实实的白口罩中再次见到了他，面目清晰，产地鲜明，消瘦，苍白，忍着瞌睡，已经若干日子没有睡好，事无巨细都要操劳。兹事体大，大到因为与庞然大物的僵硬部分发生冲突，危险到与解职开除只是千钧一发的地步。芝麻小事，具体起来，细节包括给评委写这样的信：

为了达到这次组织工作的严密和安全，我们选择的颁奖地方将是比较清静的，干净的，并且会全面做好消毒工作。你们一下飞机，我们就